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子路篇〉第八章。

【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。始有曰。苟合矣。少有曰。苟完矣。富有曰。苟美矣。】

『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。』「春秋時，公子荊有三個，故編者加衛。」在春秋時候有三個公子都叫荊，所以編《論語》的人加上衛，就是衛國，衛國的公子荊。「善，很會，很能」，很會做、很能幹。「居室，治理家。既是貴族公子，又善於治理家，這是古時的制度，今日用不上。諸侯的兒子才稱公子，那時是世襲，年到二十而冠成人，今日認為是有法律責任的年齡，可以結婚，加冠就送上別號。」這是一般現在講法定年齡二十歲，滿二十歲就是成年，成年以後可以結婚。在古時候行一個成人禮，帶帽子（加冠），同輩間就會送上一個別號給你。「諸侯都有封地，要給各公子采地，擁有財產權，這才叫治理室家，沒有財產權就是無室家。結婚是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，既無室，則家的所有權都由父母做主，二十歲可結婚要治理家庭。孔子讚美衛公子荊善，可見別人不行，不善治理。」公子荊善於治理家庭。

『始有，曰：苟合矣。』「剛有采地」，剛剛有采地了，「要治理家庭了，公子荊曰苟合矣，苟字的說法很多，一般作苟且，就是粗略的意思。這可以講得下去，但是下句就接不上」，如果把它解釋為苟且，在這一句可以講下去，但是要接下一句，就接不上了，就沒有辦法接下一句。「在此章上如此講不對」，所以在這章書用苟且的意思講是不對。「曾文正公的學生俞曲園作誠字講，較作

苟且、粗略好，但也難講。」曾文正公的學生俞曲園把這苟解釋作誠，誠心的誠這個字來講，比較苟且、粗略好，但是也很難講。下面雪廬老人舉出《易經》，「《易繫辭》小適大，苟舍而已，焉用壇，適，適合。《左傳》小國之事大國也，苟免於討，小國事奉大國，為著可以避免大國侵討。苟，採但字的意義，姑且的意思。」苟採取但，但是的但這個字的意義，也就是姑且的意思。

「衛公子居室，才給了他封地，合，給也」，就是給，給他這個封地。「如家給戶足，給，是足的意思。」這是給這個字的破音字，是足的意思，就是給他這個地方，給他封地，這給他一塊地。

「他很會治理家，才一有封地時，就說：姑且充足了，才只是粗枝大葉，就姑且滿意，很滿足了。」這個地方，雪廬老人做這樣的講解。

『少有，曰：苟完矣。』少有就是有了地，「漸漸又增加了，姑且這就算完備了，不必再增加了，處處知足」，這就是講到知足。

『富有，曰：苟美矣。』「增加了，別人看來不完美，公子荊卻說：姑且已很美了，處處知足而足」，就是知足的意思。「若云苟且，就是言下有不滿意之意」，如果說苟這個字給它解釋作苟且，這個意思就是言下他還有不滿意的意思在。所以這個地方雪廬老人講，不能解釋為苟且，因為公子荊他很知足。

「孔子為什麼如此讚歎？因為自古以來，國家好的時候，都提倡節儉，處處節儉，家能節儉家就有好處，個人節儉個人就有好品德。自古以來的名人，十人中有七八人都是幼年貧窮，飽受辛苦，後來就漸漸發達，辦得了大事。若是貴族公子，三十人中找一人走好路者，也找不出來，生活一奢華」，這個生活奢侈、豪華，「便由盛而衰，由存而亡」。這個人就是這樣，這個生活一富有奢侈，

過著很豪華的生活，就是浪費，便由盛而衰，由存而亡。這是我們在現前社會，都可以很明顯看到的，自古以來，古今中外都是這樣。「國家經濟一發展，台灣三十年前的富者，而今安在？」就國家經濟發展了，雪廬老人那個時候講三十年，就是六十年前的富人現在還有嗎？還在嗎？所以現在一般講說富不過三代，現在富人就連一代都過不了，原因就是奢侈、豪華、浪費，子孫只知道會享受，不知道創業的艱難。

「宋朝出了許多人才，如司馬光、范仲淹等，又如宋朝李（沆）文靖公庭院的藥欄壞了，過了幾個月也不修，家裡的廳堂也很狹隘不寬敞。俗話說：叫耗子偏不抓老鼠，他求的是外邊窮，內裡富，這還可以。」這舉出宋朝李文靖公他庭院壞了，幾個月也不修，家裡廳堂也不大，他也不要求擴大，他求的是外邊窮沒關係，但是內心富有。

「師註」，這個師就是雪廬老人，這裡舉出來，「苟作苟且，粗細，雖非，然俞作誠訓，亦感難解。」俞曲園作誠這個字來解釋也很難來注解，「《易繫辭》小適大，苟舍而已，焉用壇，《左傳》小國之事大國也，苟免於討，採但字義，但，姑且也，似順。」雪廬老人講，這個地方的苟，不當作苟且的意思來解釋，採取字的義，採但，但是的但，似乎比較順。

「司馬光〈訓儉示康〉：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，治居第於封丘門內，廳事前僅容旋馬，或言其太隘。公笑曰：居第當傳子孫，此為宰相廳事誠隘，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。」這是李文靖公他的回答，他的態度，他說宰相廳是小了，但是為太祝奉禮廳事已經很寬了，就是他不要很大。這也是給子孫做個榜樣，不要求奢侈浪費，我們必須要學習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

阿彌陀佛！